

武

松

王少堂口述  
扬州评话研究小组整理



扬州评话大王

武松



18605

封面设计 柯 明

扬州评话水浒

**武 松**

(全二册)

王少堂口述

扬州评话研究小组整理

\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5 5/8 字数 857,000

1959年9月第1版 1979年10月南京第6次印刷

印数 129,701—379,7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00·893 定价：3.00元

责任编辑：茅以春 顾关荣

## 第六回 大鬧飛雲浦

### 一、賺進都監府

過起來很快，早又到了七月初旬，快活林酒店重新開張，已有半个月時間了。這一天一大早，黃老先生正坐在櫃台上照應店事，店門外來了兩個人，孟州營的老將①打扮，頭戴号帽，身穿軍衣，手里抓着諭帖，奉張都監之命，來諭武松進都監府衙門說話。他們怎麼曉得武松在快活林的？他們抓着諭帖，一腳先到管驛衙門，管驛衙門指點說武松住在快活林酒店，這么子，兩個老將又奔快活林酒店，走到櫃台面前：“黃先生！”“哎，二位老將，有什麼事啊？”“有個武松武配軍住在你們店里啊？”“啊，不錯！請問你們有什麼事吧？”“我們奉將主之命，有諭帖在此，諭武松進衙門說話。”“啊，你們二位請到後頭厅上坐。——長氣啊！”“哎。”“把這二位請到後頭，好好的照應，拿酒待候！”“哦！”黃老先生曉得：壞了，這一定是大仇發作了！就直奔住宅大厅來稟報施恩。

黃先生到了厅口一望，只見武二爺正跳着醉八仙，施恩站在厅口觀看。黃先生走上前打了一躬：“衙內。”“黃先生。”“店中來人了。”“誰？”“都監府來了兩名老將，手里有諭帖，云稱諭武二爺進衙門說話。”“啊，這是回什麼事啊？”“衙內！就怕大仇發作了，衙內三思！”“啊，不錯，我知道了，你去，我就來。”黃先生走后，施恩曉得決非好事。“大哥，不要跳拳了。”“好。”武松

原处收住架落。“你老可知道有了事了?”“有什么事?”“张都监派了两名老将来，云称諭你老进衙門論話。”“好，就讓哥哥去。”“哎，去不得!”“怎么着?”“你老不明白呀，这个张都监虽是三品大員，品行很坏，在此地怨声载道，无所不为。他同蔣忠是至亲，蔣忠就仗着张都监的势力欺人。我看他下諭帖是不怀好意，你老万不能去，如去是凶多吉少。”“不去又怎么样?”“我过去回他，就說你老不在快活林酒店。”“哎，賢弟，你回不在酒店就算了么?他就到管驛衙門，問你尊大人去要人。你可知道哥哥罪名在身，朝廷的罪人，应派尊大人看管。世間上不怕官，只怕管。如說武松不在我們管驛，难不成我这个人逃掉了么?那一来你家父亲吃罪不起!哥哥这个事不能躲避，躲不了，你讓哥哥去走一趟，管它什么吉凶!”“大哥，你老先坐着，等小弟出去問問这两个老将，究竟是回什么事。”武二爺只好託他去了。

施恩搶步直奔店中，到了中进厅上，看見两个老将坐到这块吃酒。两个人認得施恩，看見施恩来，搶几步上前：“衙內，小軍們見衙內請安!”“哎哟，二位老軍爺請坐。”“衙內在此，哪有小軍的坐位?”“混鬧了，在我店里，不要客气!你們很辛苦啊!”“衙內，无得辛苦。”“你們將主諭我家哥哥，你們可知道有什么事吧?”“这个小軍不知。”“什么?你們不知道?”“不曉得。”施恩随时跑到前头柜台上拿了二两銀子，皮紙一包：“二位老将請收。”“啊，你老人家发賞做什么啊?”“送給二位买双靴子穿穿。——我不过不放心，究竟你們將主諭我家哥哥什么事?”“哎，衙內，小軍实系不曉得。你老人家懂得我們衙門里当差分內外，我們两个人是外当差的，他这个諭帖是由衙門里內当差的发出，交把我們外当差的。要問里头是回什么事，除非里头內当差的曉得。”“啊，啊，不錯，这一点敬意你們收住!”“啊，不能，衙內問話，小軍沒有能够回答，岂敢領賞?”“沒有事，你听我說，我家哥哥去，望你們照应一点，就在里面了。”“就是了，这一瓶

小軍們領賞，謝謝衙內！”施恩又招呼代他們炒兩個菜，帶面給他們吃。“你們請坐着，我就來。”“噫，就是了。”

施恩站起身復行到了住宅大廳。“大哥，果然不錯，問不出來，他們大約實系不知。你老去怎麼辦呢？”“你不要煩，賢弟，你讓哥哥去走一趟，不走也不行，你明白吧？我去看情形，也許講過三言五句，就可以回來了。賢弟，你要留心：除非我遇了害，今天才不回來；如其平安，無論三更四鼓，都是要回來的。”“恐其你老不回來呢？”“不回來，你把耳音放長一點，明天就要打听打听。如哥哥在都監府平安無事，你這快活林酒店儘管開；如其哥哥遭了害，蔣忠這個雜種定來報仇奪店，你兄弟豈不吃他的苦。賢弟，這個酒店就不能開了。這個酒店也不能便宜他，最好不過你放把火燒掉。但有一件：在你放火燒店的時期，我家哥哥這個枯骨包，你要當心，把他保存起來。海大的油鍋讓哥哥來跳，你不要多煩！”武二爺說到這里，施恩聽見心里很為難過：“小弟勸你老不去的好，你老不去，怕着張都監什麼？”“賢弟，不行啊！你不要阻擋，哥哥章程已定，沒有更改。”武松一定要去，什麼道理？武二爺明白，不去不得過。他下諭帖來，正所謂把面子給我的；我如不去，他作興硬行着人來抓我，那就反為不美。總歸我這一刻都在他的勢力範圍之下，驢都驢不過他。朝好里想，也作興沒有凶險，去就去一趟，不去不得安。英雄整理衣服，施恩跟隨在後，一起到了店中。兩個老將站起來了：“衙內。”“啊，好，這就是我家盟兄。”“啊，原來這就是武二爺！”“好，二位老將請坐，你們多吃點啊。”“哦，我們已經吃過了。——來算帳。”“哎，混鬧了，在我店里怎麼把錢呢？你把錢他們也不收，我請你們二位！”“呀，不好了，我們又領賞，又叨擾你老人家的酒肴，實在心里不安！”“沒有事，我哥哥去，一切望你們二位照應。”“衙內放心，照應得到的地方，我們當然照應。二太爺請！”“走。”兩個老將領着武松，施恩跟隨後送，送到店門口，戀戀不舍：“你老務必

要回来呀！”“一定今天回来，賢弟你回去吧。”武松跟着两个老将走了。

他們沿路走着談着。这两个老将心里觉得很对不起施恩，就来好好关顾武二爷：“二太爷。”“怎么着？”“我們把你帶到衙門里，我們不能进去嘛。我們是外当差的，只抵正門口为止。正門口有两个内当差的，两个内当差的你认不得，我要把个底給你：一个黄脸，一个黑脸；黄脸姓刘叫刘龙，黑脸姓李叫李豹，这两个人是我們將主面前的紅人，言听計从。你老人家同这两个人見面啊，稍微客气些，把点面子給他們，到了里头，总可以有个照应。”就这两句話，他們实在是對武松关顾到家了。“啊！好，承蒙关顾！”这話武松很为相信，俗語說得好：“未去朝天子，先来謁相公。”武松这一剎心眼里是这样的想法，恐其見了面就未必如此了。

走着，走着，到了都監府的衙門。进关門，穿甬道，上大堂，繞暖閣，到了正門口。哎，正門口是有两个人站到这块哩。上手一个黄脸，下手一个黑脸。黄脸是一部黄須，黑脸是短秃須，年齡都差不多，約有四十年上下。两个人一个样装束，头上罗帽，身上蟹青絲帶拖着須儿，腰里挂着一口綠皮鞘腰刀。他們是跟將主当上差的，应派挂刀。武二爷一看就知道，上手这个叫刘龙，下手这个叫李豹。两个人站到这块做啥？奉張都監之命，靜候武松。两个老将儿領着武二爷进来：“刘大爷，李大爷！”“哎，来了，武松来啦！”“哎，到了。——武二爷，过来，过来，这就是刘大爷、李大爷。——刘大爷，李大爷，这就是武松武二爷。——二爷，你就跟他們进去吧，我們少陪了。”这两个老将，不为不周到，特为代他們引見下子。問心这就是那个二两銀子、一碗面的功效。

他們走后，武二爷應該过来跟刘龙李豹招呼了，本来是預备招呼的。武二爷把脸掉过来，笑嘻嘻的，手朝起一乘，再把刘龙李豹一望，嚙，不由眉头一抬，眼光突出。刘龙李豹抬头也把武

原书缺页



原书缺页

干罷，死罪改為活罪。我這一刻問軍罪到孟州，千里迢迢，寫封信來叫朋友關顧我。為今之計，我最好在都監府做教一則，不辜負史太老爺這番美意；二則，依靠我拜弟施恩，他一年，空添一歲，終非長久之計。憑我的干辦，在都監府教五六個小當差拳棒功夫，總是綽綽有餘。等到三年罪滿，他餉給我，將來作興有個機會，能立功邊疆，揚眉吐氣。武松爽直的英雄，在這一剎只朝好里想，不朝壞里想，忙站起來一躬：“大老爺，配軍願在此地侍候大老爺。”“哎呀，哈哈孩子極了，你放心，本都監會另眼看待。——小孩子過來，跟老爺磕頭請安！你們從此就在武師爺面前聽其指教。”“遵將吩咐。”六個小當差過來，“武師爺，小的們見武師爺磕頭請安罷了。”張都監起身恭恭敬敬，又打了一躬：“武師爺，一切！”“謹遵大老爺吩咐。”這就算拜過教師了。

莫忙，究竟山東史文奎多晚來過信？沒得這個話。這個張都監說的謊。不然，他下這個諭帖以何為題呢？他曉得武松是山東陽谷縣來的，風聞這個陽谷縣待武松很好，他就借這個叫武松心眼里頭相信。堂堂三品大官還說謊嗎？嚶，大員說謊來，吓死人哩！就象張都監不但今日說謊，隨後接連說謊，籠上加謊，謊上落謊，謊上馱謊，他把個武松騙得昏天黑地，些把武松的命謊了去哩。

張都監站起身告辭了：“武師爺，你稍坐坐，本都監後頭有不便奉陪。”“大老爺請。”“劉龍李豹，你們小心侍候武師爺，怠慢。”“是。”“武師爺的伙食，在內廚房開，小心啊！”“遵將吩咐。”張都監袖兒一拂去了。“武師爺。”“啊，劉大！”“武師爺，要吃什么東西，武師爺說啊。”“是。”在這個時間，坐下來喝口茶，望望這六個小孩子倒很好的，沒事就跟他們說：“小孩子啊。”“武師爺。”“你們原來打的什麼拳啊？”“原來們打的對子拳。”“會了吧？”“會了。”“下去走一套把我看

看。”“噢！”六个小孩子三对头。怎么叫对子拳？两个一跌，就打对手子。大概初学拳的人，都先学对子，这叫对子拳。武二爷望望小孩子們还好，这个对子拳是学会了，許多的地方还有不对的，武二爷等他們打过了，对他們指拨指拨。小孩子很聪明，倒也能领略到。

沒有一刻工夫，已經中午了，刘龙李豹上来請示：“武师爷，要开飯了。”“好，就开飯吧。”“武师爷，吃什么酒啊？”“这个——咱不会吃酒。”“呀，为武的岂有不会吃酒的呢。少吃一点，我們衙門里好酒很多。”“咱实系不能吃，点酒不尝。”刘龙李豹也不好再劝了；只好开飯。武松最好一杯麻，今日何以不吃？哎，不能吃！要照张都监今日和我見面是很好，不过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照我家拜弟說，张都监行为不正；并且他跟蒋忠还沾着亲，我初次在此做教师，也不可不防他一着。我自己的病我都晓得，我旁的都好，摸到酒杯子，就不对了。这么子，不吃酒哩，穩当一些。武松也不为不精細啊，最喜爱的酒，临时都戒掉了，就吃飯了。菜是六件头，着实不丑，张都监刚才亲口吩咐內厨房开的。內厨房，外厨房有何分別？外厨房四样头例飯菜，內厨房六件头菜稍微讲究些。这都是张都监把的面子給武松，叫武二爷心里除疑。吃过飯揩擦手脸，沒得事，和小孩子談談拳棒，教传教传。

武二爷看看太阳要落了：哎哟，我要回去一趟才好！我和我拜弟說好的，我到了衙門，我一定要回去的；無論三更四鼓，我今日非要回去一下子；除非遭了害，才不回去。我如不回去，不是叫拜弟不安嗎？所以非回去不可。想着喊道：“刘大爷。”“武师爷。”“我要回去下子。”“到哪里？”“到快活林酒店。”“干什么？”“我要回去发鋪盖。”“呀，还要你去发鋪盖？不瞞武师爷說，武师爷的住处、床帐、被褥早已准备了，停停当当！”“我也要回去拿衣服。”“衣服这里有啊，还要你回去拿嗎？我們將主准

备代你做衣服。”“不，我一定要回去。”“一定要回去什么事？”“我还有旁的事。”“哦——你一定要回去，你武师爷先前怎么不向将主请假的呢？你没有请假，怎么好回去啊？你武师爷不是个事外人了，在我们衙门里拜为教师，有了责任了，能听其自如吗？”“嗨！哦！”武二爷一听，不好了，我倒受了拘束了！不错，我是拜为教师了，我应派要请假。我早晓得跟张都监顺便请个假，这一刻还不晓得张都监在哪块。“请问将主在哪里？”“将主不在家，已经公出了。”“唉！”武二爷心里着躁，嘴里说不出，只好等一等了。

天晚了，开晚饭了，武二爷只好吃晚饭啊。晚饭吃毕之后，看看外头已经打二更了。“哎呀，我今天还要回去哩！”“不限定回去哦，将主到此时也没有回来，你随后见将主请了假，再回去好了。”“唉！”武二爷叹气没办法，只好就在衙门里住啊。“在哪里睡觉？”“跟我来。”刘龙李豹掌着烛台，领着武松。就这个箭道子底下有两间书房，一间明间，一间房间，房屋很好。把明间格扇一推，进来推开房门，烛台朝书案上一摆。武二爷望望，房里头雪白干净，上头床铺也是簇崭新，零星应用东西都有。只看见中柱上钉了根钉，钉上挂了口绿皮鞘办公刀。怕的先前这个房间也有人住的。武松看见这把刀并不生疑，堂堂的武职衙门，寻常的器械多得很。刘龙李豹等他睡了，把房门一带，他们有他们歇宿之处。

武松在衙门里过了一宿，可把个人急煞了！哪一个？金眼彪施恩。我这一刻要补叙这一回事。施恩站在店门口等哥哥去远了，叹息一声，回后头住宅。到了后头，如痴如醉，好象失去一件最珍贵的东西。中晌没有吃，到了晚上，晚餐也吃不下去。已经晚了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的？我就不懂啊！等了一会，招呼厨房里开一桌菜，多拿好酒摆在房间里，点了一对通宵大蜡烛，居心等哥哥回来，弟兄好开怀畅饮。这刻前头伙计们吃过晚饭没事

了，衙內招呼說：“你們就先睡吧。我哥哥不回來便罷，我哥哥一聲回來，請你們開下子門。”前頭伙計們答應，自去睡覺。施恩一個人在房間里坐候哥哥，一直到天亮。武松也沒有回來。天亮，管帳的黃老先生已經起來，店門下了，店里上客了。黃先生起來就不放心，問問店里伙計：“夜里可曾聽見打門的？”伙計說：“沒有。”“啊，不好，武松武二爺沒有回來啊！昨日晚上開了一桌菜到後頭去，不曉得後頭怎麼樣。”黃先生也不放心，招呼伙計們照應着，自己就直奔住宅。到了住宅房門口，見房門半邊關着，半邊開着。再望望，房里這一桌菜還擺在這個地方，沒有動，一對燭台上蠟燭頭子還沒有點得完，蠟燭花長多長的。施恩和衣躺在床上，二目撲簌簌流淚。“嗯！”黃先生嘆息：大約他一夜沒有睡。唉！象這種盟兄弟世間少有啊，人家胞弟兄也不過如此！手一抬，把半邊房門朝開一推，咋咯，响了一聲。“哪一個？”“衙內，是我。”“哎，黃先生。”“衙內。”施恩手一捺朝起一坐：“不早啦，你老還不睡覺？”“怎么睡覺？天已經大亮了。”“什麼，天亮了？”“前頭已下門做生意了。”“啞，啞！”施恩聞听大驚，急得雙腳齊跳。“衙內為何這樣着躁？”“不得了啦！我家哥哥昨日說過，無論三更四鼓都要回來，除非遭了害，才不回來。我哥哥既沒有回來，怕的遭了害了，怎么得了？”“哎，衙內，你老保重，你盟兄雖沒有回來，我看吉凶還在兩可，作興他遲了，城門上阻隔，要回來不便回來。這個事情衙內且慢急，我看最好你老親自進城一訪。”“啊，不錯。——來人。”喊前頭來個伙計，把房間里頭菜收掉了，蠟燭頭子吹滅，打水來洗臉。“黃先生，你叫人拿張片子，邀請二十名打手快來！”“啊，衙內進城要打手何故？”“啊，你老糊塗了，非帶打手不行啊！你可知道仇人蔣愬住在城里，我恐其遇到他，豈不吃他的虧么？”“哦，不錯，不錯，這個非帶打手不可！”黃先生出去，拿衙內的片子，着人進城請打手。打手聽見這一方面的招呼，聞信即至。施恩洗了下子臉，一點東西沒有吃，

吃不下去。拨了四个家人，連施恩本人二十五个，离了快活林进城。

施恩进城就奔张都监的衙門，漸来漸近，到了照壁根，脚步停下，再望望头門口靜悄悄沒动静。武职衙門非比有司衙門，武职衙門都是这个样子，冷清得很。“你們站住。”“噢。”“待我来問。”施恩搶几步走到头門口，只看見头門里头有个老将出来了，走上前双手一秉：“老将。”“噢喂，衙內？”“动問一声。”“衙內問什么事？”这个老将認得施恩啊？認得，孟州营的人沒得哪个認不得金眼彪的。“沒有旁的，因昨天你們将主下諭帖，把我盟兄武松諭进衙門諭話，一夜沒有回去。請問，我哥哥武松在哪里？”“哪个啊？啊，我們將主昨日下午諭帖把武松武二爷諭进衙門了？”“着啊。”“啊，这个事小軍不知。”“什么？不知道？”“当然啦。”“你們为何不知道呢？”“衙內明見，我們是外当差的，这是內里的事，要問內当差的。”“啊！不錯。”衙內只好等了。等了半天，里头又来了个老将儿，上来又問了，还是这話，要問內当差的，外当差的不得而知。如此者大概問了都有十头八个，時間着实不早了。“哎！”衙內急煞了！他何不进去拜会张都监，直接問张都监呢？哎，不能玩，你果然拿片子拜会他也无效。何以啊？张都监不会見他的。照这一說，跟张都监沒得往来呀？前首有往来，在二年前，施蔣两家未曾翻脸，姓施的和张都监很接近。自从蔣忠到了施家拜为教师，后来师生反目，姓施的跟张都监就断絕关系了。何以呢？蔣忠和张都监是至亲，难隔一天不到张都监衙門里来。这一来，施恩当来也不好来呀。你如其在里头一头撞見蔣忠，怎么說呢？所以之后就是有什么事，来拜会张都监，也是謝絕不見。今日如其拿片子拜他，他决計不会見我，何必討他这个沒趣？施恩站在照壁根着急，手下的家人打手不耐烦了：“哎，衙內，我看你老人家不必站在这块等了，等到晚也不行哎。你看時間也不早了，我們回去吃飯吧，吃过飯再来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衙內想想，不好讓他們挨餓呀，只好帶着手下家人打手回頭了。

回頭剛走到南門城圈，城外來了個人。來的這位就很驚人。怎麼驚人？沒得旁的，秀得叫人害怕哩！這個人身高作為八尺，黃鶯鶯面皮，眉清目秀，消嘴薄唇，倒是個神氣樣子。身上穿得過於襤褸：頭上一頂頭巾，戴破了不算，連頭髮都擋不住了；穿了件破長衫，二升米都兜不住；里头的小褂子稍微好些，上過兩個補釘；底下轉腿的袜子<sup>①</sup>，沒得跟的鞋子。他腰哈着，頭低着，就直朝城里跑。施恩帶着手下就朝城外跑，低着頭沒有看見他；對過來的這個人却看見施恩了，趕快伸手把破長衫拾起來，想把個臉遮起來，走旁邊過去。哪曉得這個長衫洞太多，擋這副臉都擋不住。施恩頭一抬看見了：“啊！小六嗎？”噢，壞了，怕看見獨蟲看見了！只好把衣服放下垂手落肩：“衙內。”

莫忙！究竟這一位是誰？這個人姓王，叫王小六。二年前施恩初創快活林，這個王小六就在施恩酒店後進樓上跑堂。這個跑堂本事還着實不壞，要算是一個傑出好手，衙內心里很喜愛他。哪曉得這個王小六並沒有娶親，也沒有什麼家累，一個人混得不好。他賺幾個錢，就有了病了。有了什麼病？好賭。賭起來可怕哩，嫌小不怕大。試問啦，這個賭錢“久賭神仙輸”，所以弄幾個錢都送在手爪子上。輸啊輸的，輸下債務來了，債務越來越多了。什麼錢都借，大頭利都借。哪曉得這一天諸債臨門，不得過了，王小六又好面子，急得沒法，預備尋死去。人到了尋死這一步最慘啦！一個人哪個舍得死啊？他想到這一步就神魂不定，做事顛顛倒倒了，說話前言不應後語了。那一刻施恩在店里問事，望望王小六：不好，這個伙計從來沒有丟頭落尾過，怎麼陡然這個樣子呢？施恩有點不除疑，就把他扯到旁邊說：“小六啊，我看你由昨日到今日做事都顛顛倒倒的，什麼道理啊？你有什么心事？”王小六哭下來了：“喏，衙內，我要永別衙

內了！”“啊，何出此言啊？”“我不得过身。”“你为什么事不得过身？”“不瞞衙內說，我呀无家无累，就欢喜賭錢，這刻輸了債務下來，諸債臨門，我這一刻非死不可。”“哎，瞎鬧了！你究竟空多少債啊？”“我現在有十兩銀子火債。”“啊，不過十兩銀子哎，為十兩銀子尋死了嗎？难不成你這個人只值十兩銀子嗎？狗屁啦，不不，你不要尋死！我這塊把十兩銀子給你，你趕快去把這個債務還掉，好不好？”“這個錢我怎能拿啊？不要。”“這個錢我不要你還。不過有這一點，你隨後不要再賭了，你從此戒賭！”“啊啊，謝謝衙內！”十兩銀子拿了去，把債還掉了。還掉了，你就不要賭啦。戒賭只戒了三天，三天之後，心里有點痒痒了。他有些壞朋友來引他，賭有賭鬼哩，你不賭，那塊來找了。“王小六哎，小玩玩，差個人囉，走走走走！”這塊一個心里正想賭，那塊一喊又去了，一去又輸下來了。輸下來，不得過了。怎麼說？還是尋死。頭一回尋死并瞞住人哩，第二回尋死不瞞人了。不但不瞞人，就差帶信把施恩了，曉得他的心慈。“哎，我要尋死了！”施恩又把王小六扯到旁邊問道：“哎，你怎麼又要尋死呢？”“唉，我倒又輸下債務來了！”“啊，你說戒賭的呢？”“我是不賭的，他們又把我喊了去，說差一個。”“噫！不談，不談，不要尋死，要幾個錢平債？”“要十兩銀子就行了。”“好，再把十兩。”衙內二次十兩銀子把他的債平掉了，第二天回他的生意了：“小六啊，我店里生意清淡了，你回去休養休養，等我店里生意有了起色，再請你幫忙吧。”小六弄個軟下台，行李一卷，出來了。施恩曉得這個人沒救了。哎，哪曉得出來了快活林，就絕了這個跑堂的飯了。不會到旁人家跑堂嗎？哎，不中。是開酒店的，都曉得王小六好賭錢，賭了輸下來，叫老板把銀子給他還債哩，老板不把銀子給他還債，他就尋死了。尋下死來，不招人命案嗎？所以把跑堂這碗飯絕掉了。現在在哪塊啊？現在可憐啦，比跑堂又低了幾層了。在都監府打外圍子更，跟劉二做伙計。所以衣不中身，食不中口，看見施恩



就慚愧起來：我要聽他的話戒賭啊，好好地跑堂，還不是衣食無虧嗎？就因為賭錢，把自己弄到這個樣子！

他聽見施恩叫他，慚愧死了，只好叫了一聲“衙內”。“小六，你怎麼混成這個樣子啊？”“唉，衙內，不談了！唉，‘牢門口的匾——悔後遲’了！”“噢，你現在在哪裡呢？”“我我不跑堂了，我改了行了。”“你改了什麼行？”“我我都不好意思告訴人，我演個架子把你老人家望望。”什麼架子？王小六左手一抬，象拎着什麼東西，右手一理，向身子前面錘了兩下，他嘴里還說了個名字：“衙內，我現在改為錘銅。”“什麼？開銅匠店嗎？”“哪個啊？開銅匠店倒也好，打更驢，別名叫個錘銅噉。”“在哪裡打更？”“在都監府打外圍子更，跟劉二做伙計。”“好。”“我倒下黑海了，你還喊好！”施恩並不是因他改行贊好，在都監府打外圍子更，這個地勢真好。我正要打聽我哥哥的消息，我何不請他打聽呢？他嘴說是個打更的，吃份小糧，也算是都監府家裡的人，家裡人訪家裡事，比我又抄近些。施恩就問王小六：“我有句話問你。”“衙內問什麼事？”“有個人你可曾瞧見的？”“哪一個？”“咱哥哥武松。”“我看見的。”“你在哪裡看見的？”“我半月前看見武松武二爺，把蔣忠打了抹在快活林酒店門口叫武二爺餓狗命的。”“哎，你弄錯了。”“不錯哎，那不是武松武二爺嗎？”“不是半月前的話，從昨天大早到今天這一刻，你可曾瞧見咱哥哥的？”“呃，從昨天大早到今日這一刻，沒有看見。啊？你老人家怎麼不曉得武二爺的下落的，你跟他不是朝夕不離嗎？”“原是，因為昨天你們將主下諭帖把我哥哥諭進衙門的，一直到今天沒有回來。我剛才打聽，也打聽不到個消息，我都躁煞啦！”“哪個？我們將主下諭帖把武松武二爺諭進衙門了？哎，諭進衙門做什麼事啊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“啊呀！這個事你老人家欠斟酌了。”“怎麼着？”“這個就能去了嗎？武松武二爺初到此地不曉得，你老人家不曉得此地的土俗民情嗎？我們將主跟蔣忠是至親啊。